MICHELANGELO

Renaissance Giants

在石匠家庭里
按自己的心愿
“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船烧着了”
何去何从
一对一的决斗
两种性格
事业与时日
好斗的性格
故乡的忠实儿子
统治者的压制
《最后审判》
作一个罗马公民意味着什么
最后期限
……

文艺复兴巨匠
米开朗基罗

〔苏〕阿尔塔耶夫 著 李长敏 译

辽宁美术出版社

MICHELANGELO

Renaissance Giants

文艺复兴巨匠

米开朗基罗

〔苏〕阿尔塔耶夫 著 李长敏 译

辽宁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米开朗基罗 /〔苏〕阿尔塔耶夫著；李长敏译. —沈阳 ：辽宁美术出版社，2017.10
（文艺复兴巨匠）
ISBN 978-7-5314-7727-3

Ⅰ. ①米… Ⅱ. ①阿… ②李… Ⅲ. ①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Buonarroti 1475-1564)-传记 Ⅳ. ①K835.46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0158号

出 版 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民族北街29号　邮编：110001
发 行 者：辽宁美术出版社
印 刷 者：沈阳绿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
字　　数：190千字
出版时间：2017年10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范文南　洪小冬　李　彤　光　辉　李香泫
装帧设计：林　枫
责任校对：郝　刚
ISBN 978-7-5314-7727-3

定　　价：80.00元

邮购部电话：024-83833008
E-mail：lnmscbs@163.com
http：//www.lnmscbs.com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出版部电话：024-23835227

前　言

恩格斯曾对文艺复兴作过极其精到的论述，他说："现代欧洲各民族全部新时代的历史"，"现代对大自然的考察和现代文学，都可以从这个时代找到自己的起源"，他特别指出"在那个时候，意大利出现了艺术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似乎作为古典文化的回光返照出现的，而且，这样的繁荣是再也无法达到了"。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桑蒂、米开朗基罗就是这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

在这三位巨匠身上，最充分、最完美地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艺术理想，他们的作品是文艺复兴时代最成熟、最辉煌的艺术成就。可以说，盛期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发展的整个过程，最具有代表性的特点和最鲜明的艺术形象，不可分割地和他们的实践活动相联系。他们在五百多年前创造出来的作品，就是在今天也以它形象的美、思想境界的深邃、表现形式的优雅和谐吸引着全人类。因此，后人称他们为文艺复兴三杰。

为了对这三位艺术大师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以及经典艺术价值的深刻了解和研究，我们将描写他们生平及创作活动的纪实性小说《列奥纳多·达·芬奇》《拉斐尔·桑蒂》《米开朗基罗》分三部出版。

米开朗基罗是一位多才的艺术大师，他不仅是一位画家、雕刻家，也是卓越的建筑师和诗人。我们从他一生所创造作的绘画、雕刻和建筑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歌颂人类的无限创造力，他的大壁画《创世纪》和鬼斧神工、真善美兼备的雕刻作品《大卫》至今仍被世人评为最完美的圣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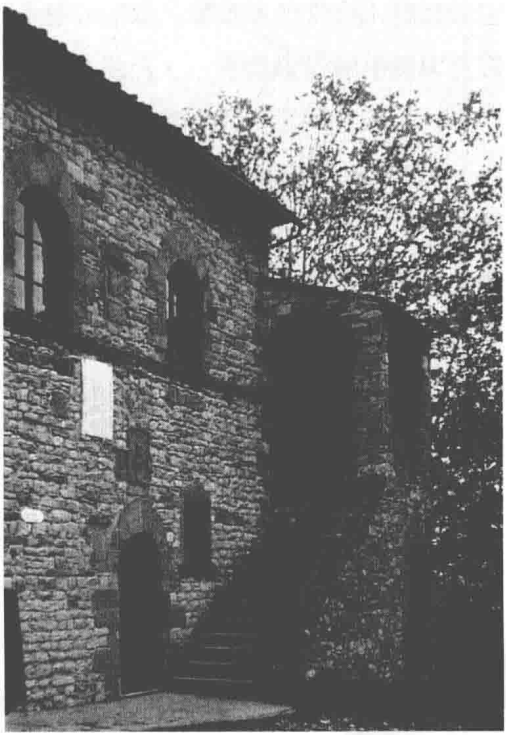
一、在石匠家庭里　001
二、按自己的心愿　005
三、“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011
四、“船烧着了”　017
五、卡列吉别墅　023
六、神话般的转变　029
七、真理在哪里？　035
八、何去何从　040
九、向前进！　046
十、霹雳震响　053
十一、十字路口　061
十二、“永恒之城”　065
十三、重返故乡　070
十四、一对一的决斗　077
十五、两种性格　080
十六、又在一起了　090
十七、西斯廷教堂　096

十八、事业与时日 106
十九、好斗的性格 114
二十、迷恋 119
二十一、故乡的忠实儿子 124
二十二、统治者的压制 129
二十三、《最后审判》 135
二十四、作一个罗马公民意味着什么 144
二十五、不幸 153
二十六、最后期限 162
米开朗基罗年表 177
附图 181

一、在石匠家庭里

1475年3月6日这一天，在意大利卡普累斯镇行政长官罗多维柯·第·列奥纳多·波纳罗蒂·西莫涅简朴的家里，人们激动非常：他的妻子佛朗切斯卡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孩子取名叫米开朗基罗。孩子刚出生就决定送到塞金雅诺的奶妈那儿去，这可真够佛朗切斯卡夫人哀伤的。但别的选择却没有：夫人身体很弱，医生特别指出她需要安静——何况两岁的大儿子列奥纳多已经足够淘气的了，现在又得为这新生的儿子担惊受怕。在这儿干活多年的老女仆乌苏拉的弟媳妇会把这孩子喂得胖胖的——这奶娘就住在离佛罗伦萨三里远的塞金雅诺山上。在父母看来，孩子的身体显得很脆弱，而塞金雅诺山上的空气会使人变得强健有力。加之，出身高贵的父母不乐意自己哺育孩子——这事儿得由那些穷得出卖自己乳汁的妇女来干。

准备工作没花多长时间。在和小米开朗基罗告别的时候，佛朗切斯卡夫人忍不住流泪了，她恳求丈夫尽量小心地把孩子送到采石场；而在这以前，她要乌苏拉发誓：一定要请她的弟媳十分细心地照看米开朗基罗。



米开朗基罗出生的石屋

载着这新生婴儿的车子，从卡泽金平原出发，在蜿蜒于亚平宁山脉悬岩陡壁之间的道路上颠簸着。在那很

高、很高的地方，就是采石场了。正是春天的大好时光，山毛榉已是绿树成荫。那绿呀，简直使人心迷神醉。天空一碧如洗，只有那像一个黑点一样的山鹰，在高天翱翔……

在这一行人的头里，骑马走着执政官本人，而老女仆乌苏拉，在马车里摇着孩子，昏昏欲睡……

当这一行人在山上停下来的时候，人们从正在采石的悬岩陡坎后边、从石缝里面，像影子一样，陆陆续续走出来。他们从头到脚满是石头粉末，一个个看上去就像灰白的泥菩萨。老乌苏拉庄严地从车里抱出一个漂亮的、包裹在洗礼时用的襁褓里的孩子，孩子大声哭着。老乌苏拉把孩子给了迎着她走来的一个年轻、漂亮、体格丰满的妇女——她的弟媳，并用威严的声音说道：

“豁出命来，你也得把大人的亲生儿子喂养好！”

接着，执政官本人像发命令似地简短训诫了几句，人们就在老乌苏拉告别的哭诉声中回程了。

在石匠托马佐的妻子莫娜·巴巴拉身边，小米开朗基罗不知不觉地长大、变得健壮了。这间布局紧凑的农家小屋坐落在小村子里，紧靠悬岩。这里对米开朗基罗来说是好极了。他常常在去山顶牧场羊群欢快的铃声中睡去，在这铃声中醒来。这铃声常常伴着莫娜·巴巴拉那简单而淳朴的歌声。巴巴拉唱着这些歌，摇着米开朗基罗和他的同乳兄弟朱里奥入睡。奶妈的奶仅够他两人吃，但是在他们两人出牙齿以前，他们已能吃得下在阳光下晒干的羊奶酪了。所以，他们的消化能力一点儿也不差。他们——执政官的儿子和石匠的儿子，一块儿开始满屋子爬来爬去，一块儿从门槛望出去，瞅着这上帝创造的世界。总是忙忙碌碌的巴巴拉那双干活干得粗糙了的手，一样地拍打他们俩，一样地爱抚他们俩。

在石匠小屋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这种生活把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中诞生的米开朗基罗锻炼得强健起来了。奶妈纯真而出自内心的爱代替了母爱。

佛朗切斯卡夫人先是想念米开朗基罗想念得不得了，常常担惊受怕；以后

也习惯了。随之而来的是，为了使丈夫高兴，为了提高丈夫在社会上的威望，她也有心思来打扮打扮自己了。现在，半大的列奥纳多也能给她消愁解闷了。他们也不时地送些礼物到塞金雅诺去。

一次，佛朗切斯卡夫人和丈夫一块儿去看望儿子，并事先给塞金雅诺送了信儿。莫娜·巴巴拉没让自己丢脸。在来拜访的那一天，她精心收拾了农舍，用山花和绿草把它装扮起来。可怜的农舍变得舒适，甚至富有诗意了。

孩子们穿着洁白的衬衣，健康而高兴。

就这样，米开朗基罗在石匠家庭里成长起来了。当他刚刚开始能爬过农舍的门槛，坐在被太阳烤得热乎乎的石头上极目四望的时候，那高峻的山峰，那绿色的原野，那原野上像忽明忽暗的斑点流动着的羊群，便尽收他的眼底，悠扬的铃声远远地从那儿传了过来。他迎接旭日东升，常常不自觉地注意到落日的余晖怎样把陡峭的山岩照成血红色，并慢慢地消失。逐渐地，米开朗基罗能够站立起来，走得更稳实了。而后，他开始和朱里奥到邻居家串门子，和他们家的孩子们一块儿玩，看他们用小石头搭房子。

在塞金雅诺，妇女们哺乳孩子的时间比较长。在那些怕人口太多的普通老百姓家里，都是这样做的。她们哺乳孩子到三岁，她们想，在哺乳期间，就不会再怀上孩子。莫娜·巴巴拉也长时间地给朱里奥吃奶。乌苏拉劝自己的女主人，把小米开朗基罗再在塞金雅诺留一段时间，让石匠的妻子给他喂奶。

两岁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回到了自己家里。他像个小狼崽子一样四面张望着，显得很陌生，到处叫巴巴拉妈妈的名字。这使佛朗切斯卡夫人很不乐意。她很不喜欢这小狼崽子一样的孩子了。她心甘情愿地同意让他重返塞金雅诺，让他长大一点儿、长健壮一点儿。

在这里，在这普普通通的、贫穷的环境里，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每一天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今天，托马佐爸爸给他和朱里奥带来

了一些小石头，他们可以用这些小石头来玩不同的游戏：一会儿用这些石头来搭成高房子——“像在佛罗伦萨那样”（邻居的大孩子这么说）；要么把这些小石头磨成圆球，把它们围成一圈，又把它们打散。

大孩子们聚集到他们经常攀登的山岩上面，在鹗鸟巢里掏羽毛，把从里边飞出来的小鹗捉回来，想方设法喂养它们，想驯养它们。那些刚刚会走的小孩子们，也跟在大孩子后面，看那些刚学飞的小鹗鸟。有那么几个胆大包天的孩子，夸下海口说他们要爬到鹰巢里，把雏鹰偷到手。这些人朝思暮想的愿望就是驯服雏鹰。一些最勇敢的孩子，则攀登到绝壁险峰之上……

当三岁的米开朗基罗回到那循规蹈矩的家里以后，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了。他变野了。当他还没把他整个的心和老莫娜·乌苏拉连在一块的时候，他苦苦思恋、到处寻找巴巴拉妈妈，而老乌苏拉便是和那哺育他长大的山村唯一联系着的人了。老乌苏拉常常给他讲那些没完没了的故事，讲山乡的过去；没完没了地回忆塞金雅诺，回忆托马佐的石匠家庭，回忆那些使她的心灵感到亲切异常的塞金雅诺孩子们做的调皮事，回忆那一切她比较熟悉的事情。要知道，托马佐是她的小兄弟，多年以前，是她把他拉扯大的。

米开朗基罗之后，佛朗切斯卡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波纳罗托和乔万西莫涅——或简短点——乔万尼。但这一次，佛朗切斯卡夫人坚决拒绝了把孩子送到山里去请奶妈喂养。他们可能不会长得那么健壮，但他们也不会长成米开朗基罗那样的野性，他们长大以后，会像大孩子列奥纳多那样爱戴母亲。而这二儿子，像个野人一样：他不玩那些高贵的家庭里文质彬彬的孩子们玩的游戏，他老想爬上屋后的树或岩石上，险些摔了下来；他老爱和石头或棍棒打交道；他的言谈举止是那么不近情理，老也不能使他丢掉那些老百姓的口头语……

他两个弟弟都是请了奶妈到执政官家里来奶大的。

佛朗切斯卡夫人又怀孕了，但她异常衰弱。会生个姑娘还是小子呢？最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是个姑娘吧：男孩够了，女孩更亲近母亲。

但又生了个男孩，哲斯蒙多。他是来到了世界上，母亲却命归黄泉……她死了，甚至来不及告别和祝福孩子们……

乌苏拉在花园里一堵荒僻的墙角找到了六岁的米开朗基罗，他拿着一块黑炭，着迷地、不声不响地在白石灰墙上画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花纹。在墙边，正干燥着各种小泥人、小泥鸟，还有各种老乌苏拉都猜不出来的她讲的那些故事里的怪物和山上的精灵。

看着被黑炭弄得肮脏的孩子，这心地善良的女人双手一拍，似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的生她厚爱的米开朗基罗的气了：

“啊，圣母！他母亲都要死了，这蠢孩子却在厨房里要了木炭，把自己从头到脚画成了这副叫人笑掉大牙的样子！真不害臊！真丢人！走，我给你洗干净，你好去吻吻你那快进天堂的母亲的手……啊，上帝，您给我们指条路呀！没有妻子，我们老爷怎么带这五个孩子呀！小宝贝哲斯蒙多多可怜呀！”

接下来的是眼泪、叹息、发誓、整日价点着的蜡烛、教堂里的赞美歌、到墓地去的送葬行列……乌苏拉成了主人家的主妇，找了一个人来奶哲斯蒙多。事情是那么多，以致没时间和米开朗基罗麻烦，使他不受心烦意乱的父亲愤怒的喝斥，甚至吃一老拳——因为他用木炭画满了所有的墙壁和篱笆……但是，绘画和泥塑已成了这孩子的一种狂热了，任何劝告、任何命令，也无法把他从这件事情上拉开了……

二、按自己的心愿

鳏居的波纳罗蒂先生搬出塞金雅诺附近的别墅，迁到了佛罗伦萨。应该考虑八岁的米开朗基罗进学校的事，米开朗基罗进学校也为时不远了。

别看令人捉摸不透的固执使米开朗基罗不大顺从父亲，到处乱画，他给罗

多维柯先生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完全不一般、甚至可以寄予大希望的孩子。没有必要老皱着眉瞅着他——罗多维柯先生忆起了刚从山里把米开朗基罗带回来时已故的妻子说的一番话：

“你看他那双眼睛！那眼里一副尊严相。你看着，他会给我们带来荣耀的。这孩子不像列奥纳多那样说空话、饶舌；也不像波纳罗蒂那样调皮、任性……他像一个真正的大人物那样不多言多语。”

执政官同意道：

“是会这样的。米开朗基罗是会成为全佛罗伦萨都尊敬的大人物的。他会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和荣誉。”

而现在，这位家族的骄傲和荣誉，满身被木炭和颜料弄得稀脏，使人忆起刚刚粉刷过执政官宅第屋面的油漆匠的帮手。事实上，油漆匠刚刚转过身去，他就一下子来到那些颜料旁边，甚至拿起一把排刷把自己武装起来了。难道命中注定这孩子要做一个画家？那可不得了——这正是执政官阶层所卑夷的事儿。如果他自己曾经是那简朴的卡普累斯镇的执政官，那么他的孩子们在这最豪华富丽的佛罗伦萨应担当重要得多的职务。他的儿子要和油漆匠搅在一块儿——这念头像火药一样在他脑子里一下子烧了起来，他发疯似地冲着孩子叫道：

“把笔丢掉！不然我把你像野狗一样撵出家门！乌苏拉，给他洗干净！别让我再看见他手里有木炭和颜色！该尽快把他送进列奥纳多读书的那个学校里去；在那里，教师佛朗切斯柯先生会有声有色地把他那愚蠢之气去掉。”

事情果然如此发生了，米开朗基罗被送进了学校。

也正如当时一般学校一样，这所学校可真够严格的。学校里教孩子们用拉丁文读、用拉丁文写，这对当时要受高深教育的青年来说，都是必须的。教鞭被认为是必要的教育手段，孩子们不仅因为调皮，而且为课堂上回答问题时最微小的错误而受到毒打。

在石匠家里自由自在惯了的米开朗基罗，从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恨透了学校和佛朗切斯柯先生。没完没了的、僵死的拉丁文变格变位和教员的严厉，对

小米开朗基罗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

米开朗基罗进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父亲又娶了一房妻子。卢克列茨娅·乌芭丽姬妮不如佛朗切斯卡漂亮，也不是那么年轻，但谦恭温雅、唯命是从，并且很乐意嫁给备受尊敬的波纳罗蒂先生。她嫁过来后，对鳏夫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她什么都不过问，对什么都表示同意，把家务事和照料孩子丢给了乌苏拉。罗多维柯先生是通过说媒把她娶来的。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但她的性格沉稳、随和，因此他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后悔。

每天早上，乌苏拉关怀备至地张罗孩子们上学校，在他们的书包里放上写字的石板和早饭。她催着心神不定的米开朗基罗吃完最后一点面包，但是，她不会忘了给她这位宠儿带上涂了黄油的芹菜油炸小包子，为了调味，还在上面涂上蜂蜜，同时又一边给他扣上短上衣的纽扣。老保姆天天重复着同一句话：

“唔，米开罗，看来你又要迟到，又要受佛朗切斯柯先生的罚了！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还不够多？快去快去，你还在东张西望什么？”

米开朗基罗看着天空。那天空啊，那样蔚蓝蔚蓝的，辉煌灿烂，无边无际，就像他在山里看见的那样。在天空，在远处，是一个黑色的小点。塞金雅诺的孩子们，常常带着弓箭，守候着这样的黑点。当这样的黑点落得很低，显现出鸟儿的双翼时，孩子们就拉满了弓，热后……

“啊呀，小爹！你还要耽搁到什么时候？你对他说，他好像没听见！”

到头来，这孩子算是走到门边了。当他想到可怕的学校时，就撒开腿朝街上不要命地跑去，引得邻居哈哈笑道：

“呀，这调皮鬼！说不定又惹祸了！”

事实上，如果他不像个小鬼头，那简直像一个捣蛋鬼和一个没受过良好教育的野孩子：两眼像煤炭那样乌黑，头发又僵直、黝黑、又卷曲。

米开朗基罗像箭一样飞过街道，转过街角，突然来到了城市广场上，在这里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他每天都去上学，但无论如何都要在这里停留一下。对那些建筑物墙上富丽堂皇的装饰，哪怕是看上一眼，对他也有着巨大的吸引

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

力。那雕像美丽的双眼，从壁龛里沉静地看着他。这雕像圣母的目光，仿佛在这位学生身上停住了：他觉得，这白色的大理石，似乎慢慢活起来了，双唇开启了，微微颤动了，掌管着五彩缤纷、充满活力的生命之线的手，举起来了、举起来了……他怎么了？他忘了学校，把书包放在马路上……双脚违背意志，一级一级登上了那高耸的教堂的台阶。他脸上发烫，跨过门槛，于是，无数奇美无比的大理石塑像，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在其中的一个雕像前面跪了下来。当他向她举目凝视时，他觉得她轻轻说起话来了，她安慰他，激励他……她向他微笑……于是他觉得一身轻松，心头被高兴之情涨满了。

在他的头顶上响起了一位老人的笑声：

“祷告归祷告，可为什么把书包扔在教堂台阶上？难道你就这样到学校去？好，看我拿着什么？来，拿去吧！”

教堂看门人把窘得不知所措的米开朗基罗的书包还给他，为了表现出自己是秩序的维护者，他故意用生气的语调说道：

“看得出来，小鬼，你挨鞭子挨少了！”

米开朗基罗取了书包，垂着头走出了教堂。他在这儿耽搁了多少时间了？教员会怎样罚他呢？

佛明切斯柯先生满脸黑云，中断了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学生们正在齐声背诵的拉丁文变位，阴沉沉地向米开朗基罗指了指窗户：

“停停！你来啦，坏小子？你看看，懒鬼，太阳多高了！我会使你变聪明起来的！人家都到学校了，你却在街上闲逛！唔，把书包给我看看！——我会让你尝尝我的棍子的！这不是，他还带了小甜包子来哪！你们看看，写字的小石板上这混蛋还画了几个鬼脸！有一个人还拿着一根棍子！你要嘲笑你的老师是不是？你等着！你等着！”

佛朗切斯柯先生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唉，你等着，你等着，坏小子！你一点不像你的哥哥，他在品行上，在功课上，都是模范学生……但你我可要给点儿颜色看看！画鬼脸，他这么轻易就学会了，你们想想看！”

佛朗切斯柯先生的脸上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为好奇心驱使的学生们，直挺挺地坐在长板凳上.一双双近视眼直勾勾地望着教员那难看的、滑稽的面孔。他们竭力忍住笑，把脸藏在写着拉丁语动词的写字石板后边。

“跪下来！等等！放学后你留下来一个钟头，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父亲！现在，你先尝尝棍子的味道！”

佛朗切斯柯先生的棍子在米开朗基罗背上打了下来。米开朗基罗咬紧牙关，默不作声，俨若一尊石像。

接下来是沉闷得要死的功课，繁多难懂的拉丁语词尾……变格……变位……像天主教堂里那样，用拉丁文朗读祈祷词……教员那讨厌的声音，像耗子那样吱吱吱、吱吱吱叫……

当孩子们都各自回家的时候，受罚的米开朗基罗还得在学校里多留一个小时。佛朗切斯柯先生，则道貌岸然地出发去找犯罪学生的父亲。他要和他谈谈：孩子完全不听话，眼看就要堕入坏蛋和流浪汉的可悲境地。

米开朗基罗透过窗户望着教员远去的、穿着长道袍、傲慢而嚣张的身影。

悲哀地倾听着那可憎的教鞭在街道石板路上嗒嗒的敲击声。

米开朗基罗永远也忘不了他回家时迎接他的父亲那愤怒的面孔……为什么他从心底里想使这个面孔高兴而总是不可能？他记得，曾几何时，父亲哭着伏在母亲的棺木上，而后拥抱着孩子，用那使灵魂震颤的声音说道：

“佛朗切斯卡……佛朗切斯卡……我可怜的孤儿们，算是留给我的安慰了……而最小的孩子……我怎么过呀，佛朗切斯卡？”

从那时候起，米开朗基罗就把自己的心，永远地和这个爱发脾气的、暴躁的、自制力很差的自己整个生命的最高主宰者连在一起了，和这个虽然常常不公正，但终究是不幸的、终究是自己生身父亲的人连在一起了……

今天，父亲满脸怒气勃发，双眼跳动着火花，双手紧握成拳，在儿子头上摇晃。他像打雷似地吼道：

“啊，懒鬼，我的忍耐算是到顶了！你不听话，我会用棍子把你医好的！不学拉丁文、迟到、乱画墙壁、嘲笑、羞辱众人尊敬的老师！”

乌苏拉站在门边，悄悄地用围裙擦着眼泪，但是不敢为犯过失的孩子说情，虽然她知道，等着孩子的是一顿重打……

而佛朗切斯柯先生在这里摆出一副苛酷的原告的样子。他声明说，如果父亲不管教儿子，那他只有把他逐出学校。

这样对他进行新的侮辱，损伤了米开朗基罗的自尊心。要知道，今天，在学校里，他已经受了惩罚了；而现在，在这里，在全家人面前，他还要再次受侮辱……

“唔，我对你说过没有？跪下来！”

父亲的棍子触到了他的背脊。波纳罗托兄弟大声笑着。米开朗基罗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燃烧的怒火，一下子跳了起来，面色惨白，全身发抖，眼里爆着愤怒的火花：

“父亲！父亲！你干什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